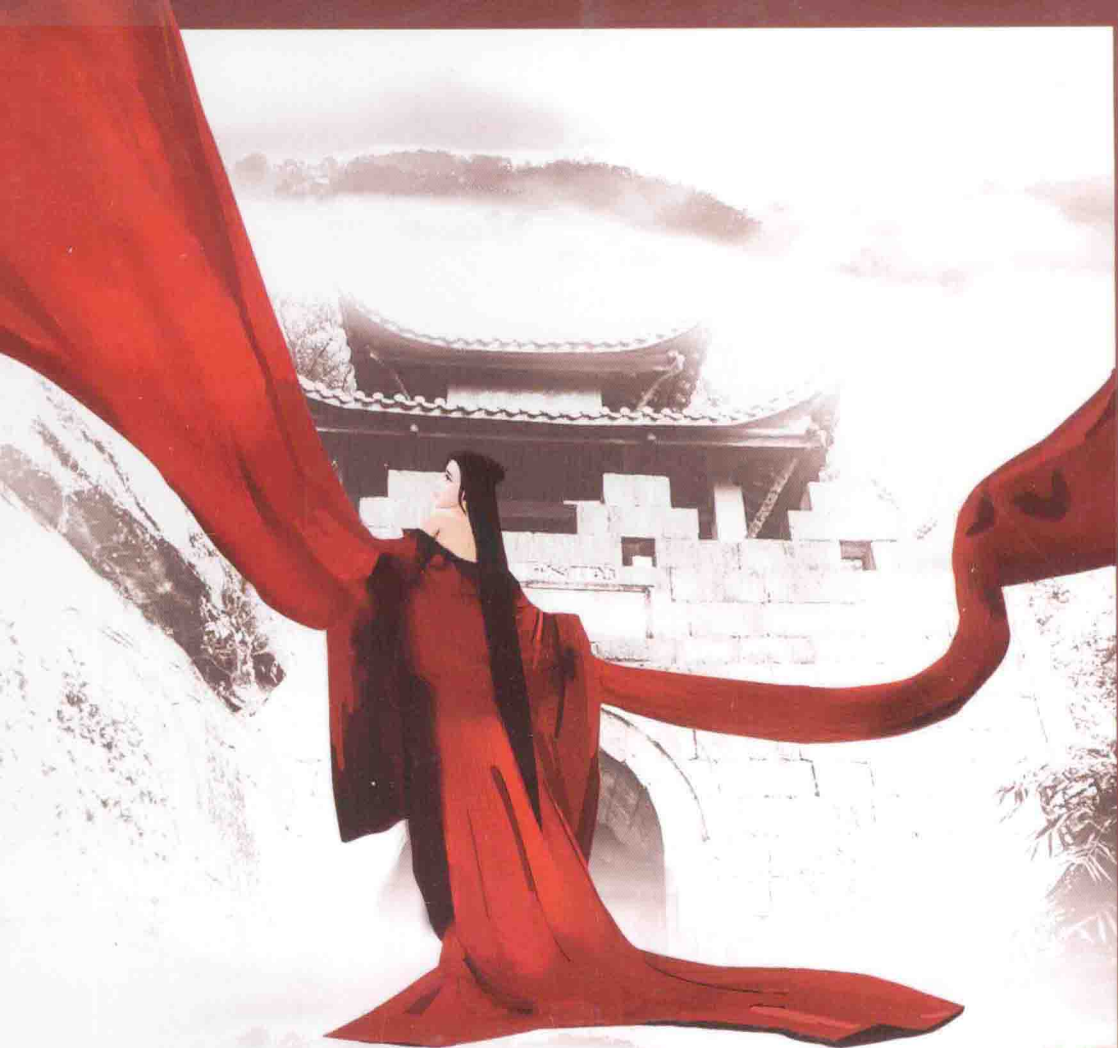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钓鱼城

的乱世佳人

李幼谦◎著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钓鱼城

的乱世佳人

DIAOYUCHENG DE LUANSHI JIAREN

李幼谦◎著



APO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钓鱼城的乱世佳人/李幼谦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4.6

ISBN 978-7-5396-4804-0

I. ①钓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B83-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8341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责任编辑:周康

策 划:刘 哲
装帧设计:许含章 褚 琦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 6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6 字数:35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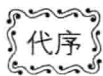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

代序

搜寻那个宋末元初的乱世佳人

钓鱼城在重庆市合川区的城边上，是一座历史名城，一座风景名城，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军事名城，一座挽救了世界文明的战争堡垒……可因为山高地偏，至今鲜为人知。

我是钓鱼城下人，至今在妹妹住着的楼上还可以望见钓鱼城的雄姿。可是，在写出了《钓鱼城的乱世佳人》这部历史小说之后，我才有幸登上了它。我是去探访那座见证蒙古大汗战死的名山，我是去搜寻那个倾国倾城的乱世佳人。

这里，山不高而陡峭，林不密而幽深，天然风景“险、奇、秀”。建于唐代的护国寺、卧佛、千佛窟诉说着远古风韵。但吸引我来的，却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。到这里来，我是要搜寻一个女人的足迹。

她是钓鱼城上空一颗耀眼的流星，转瞬即逝，却能量倾城，在历史的积尘中，留下一个个解不开的谜。

说不准她姓什么，后人都称她为熊耳夫人。因为蒙古千户熊耳是她丈夫，曾担任泸州守将，在钓鱼城将士攻城时战死。但嫁鸡随鸡不是蒙古的习俗。

当她被宋军俘虏进钓鱼城时，听说年轻守将姓王，便说她也姓王，马上当了守将王立的干妹妹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他们关系暧昧，非同兄妹。所以，她的身份连同她的姓名，都只是个幌子。

在南宋王朝灭亡后，钓鱼城已经是一座孤岛。她挺身而出，说能保满城军民不死，因为成都安西王是元主忽必烈的儿子，而王相李德辉就是她亲哥哥，那么她应该姓李。





但据史学家考证,她仅仅是李德辉同母异父的外妹。李丞相的母亲是改嫁到宗家的,被称为宗老夫人,那么她应该姓宗。

没人知道她长什么模样——尽管她的塑像曾在钓鱼城屹立多年,可改朝换代时,总有人说她是卖国求荣的妖女,结果塑像被推翻,而今连她的替身也是见不着的了。

她一定有倾国倾城的美丽。因为泸州是蒙古入川的根据地,能当异族守将的夫人,绝不是平常汉家女子。钓鱼城守将历经两百多场战争,杀虏了无数叛将的妻女,唯有她能够受宠,说明她不仅聪明伶俐,肯定也美貌如花。

她一定冰雪聪明,否则不会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保全性命,还先后得到敌对两个阵营主帅的宠爱。在关键时刻,她能探听到兄长 in 元朝当高官的消息,并以此说服主帅投降。那封通敌的书信,还是她亲自书写的。据说李德辉最喜欢穿她做的鞋子,她说服了王立投降,还把那投降的书信藏在可以证明她身份的鞋里,才穿过钓鱼城主战派的封锁线,把信送到王相手中的。

于是,通过她穿针引线,她的兄长只领八百士兵来了,没发一枪一炮,就使钓鱼城城门洞开,十万军民倾城出降。南宋最后的堡垒葬送在她的手里,钓鱼城十万军民的性命与她密切相关。此山此水,不会不留下她的蛛丝马迹。

重庆到合川只有百把里路。从合川市乘车出城十几分钟,沿着新开的公路斗折向上,一块青灰色的石碑横立,当看到黛绿的“缙云山—钓鱼城国家风景名胜区”几个楷书时,我们已经来到半山腰。左边是参天古木,右边是峭壁高耸,无风而寒。

一个娇媚的女子是怎样上山的?上山后,又怎样保障自己安全的?在山高林幽处,女人的美貌只是静静开放的野花,即使不被人践踏,也少不了风欺雨浸。

校场占据了大块平地,带着齿牙的三色三角旗迎风招展。这是古代的练兵场,也是处决要犯的地方。当初,最后一任守将王立是以“不杀城内一人”为条件投降元朝的,不知元军进城后杀人没有,历史上没有记载。

宋军却是杀了不少人的,起码在校场上杀了晋国宝。这家伙是早期汉朝叛将,被蒙哥大汗派来劝降。宋军已经放他下山,主帅王坚想想不妥,又追他回来砍了脑袋。熊耳夫人上山后,哪能不了解这段历史?对叛徒的处



置使她心惊胆寒,这应是她蛰伏多年的缘由。

穿过古军营,来到钓鱼台。粗大的古树遮盖了一块平整的巨石。这应该是那女人来过的地方,因为这是全山的制高点,低头即是悬崖深涧。远处嘉陵江、涪江、渠江三流交汇,包围着钓鱼山,构成天险境地。她不是来寻找关于仙人钓鱼的神话的,这个通州潞县的女人想家心切。遥望故乡在天涯,何时能还家?可能,这是促成她冒死献策的重要原因。

钓鱼城周遭全是高过人头的城墙。墙顶外侧,有高约两米的雉堞。从垛口望去,远山如黛,绝壁如渊。里侧却大多有石栏杆,苔藓层层覆盖。长石铺就的跑马道平坦宽敞,将八大城门相连,双马可以并行。

最出名的是新东门,洞边有对外的通道,可以依山凭险,屡出奇兵。钓鱼城守将就是从这里出击,击毙了蒙哥大汗的先锋元帅汪德臣,严惩了这个先是投降金人、后又投降蒙古的宋朝叛将。

城上伸出一方形半岛,约两平方米大小,石墙上绿色的“炮台”两个斗大的字使人肃然起敬。那时,蒙古的铁骑灭国四十,已经践踏到欧洲、非洲的土地。那时,成吉思汗的孙子、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也不可一世,亲自征讨钓鱼城,没想到,这里的军民让名曰“长天”的一代枭雄丧命,那炮弹就是从新东门这个炮台发出的。

手扶雉堞的垛口昂首远眺,能看见正前方那个小山包,状如人头顶,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脑斗坪,那就是蒙哥中弹的地方。

公元1259年7月22日,大汗亲自在脑斗坪登台窥探钓鱼城虚实,被城内发出的火炮击中,重伤坠地。他被送到重庆北温泉医疗时,突然又接到了士兵送来钓鱼城的“礼物”——两条从城里掷出来的鲜活大鱼,一筐从城上吊下的雪白面饼。当然少不了一封书信,是城内当时的守帅王坚写的,他致书蒙哥:“尔北兵可烹鲜食饼,再守十年,城亦不可得也。”

蒙哥见后,知道钓鱼城山高城坚、丰衣足食,他是攻不下来的了。于是气急攻心,伤痛迸发,吐血而死。临终激愤道:“我之隐疾,为此城也。不讳之后,若克此城,当尽屠之。”

钓鱼城见证了这段历史,却没人料到它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:蒙古军队纷纷回国,鄂州撤兵,亚洲撤兵,欧洲撤兵,非洲撤兵,世界为之突转。风雨飘摇的南宋政权又多维持了些日子。以后蒙古争权夺位、内战连连,蒙古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扩张半途而废,大规模的征战也走向结束。



可以说,钓鱼城从蒙古铁蹄下拯救了世界。

新东门是凯旋之门,护国门却是耻辱之门。

从城内看去,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小亭,遮盖着城墙的一端。侧面一排树,与对面山壁夹着一个天井样的通道。走下石阶梯,才能看到那座城门——护国门,它直通水军码头,多次迎接过出击后凯旋的将士,成为“独钓中原”的“巴渝保障”。

结果,护国门没有最后护卫好钓鱼城的政权。门开了,自开的。正应了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”这句话。攻破内部的,就是主帅的红颜知己——昔日蒙将的女人熊耳夫人。她做到了蒙古大汗亲率千军万马也做不到的事——使固若金汤的钓鱼城拱手奉出。

公元1279年正月,两百多场血腥拼搏在城门拉开时结束了。几乎与此同时,在广东省新会县南的崖山,陆秀夫负幼帝赵昀蹈海而死,一个王朝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历史的转折竟然如此简单:一个开门的动作定格千年,那女人的纤纤玉手,书写出颠覆一个城池甚至一个王朝的历史。门楣上“巴渝保障”几个石刻大字从此蒙上灰垢。

结束了钓鱼城三十六年保家卫国之战的熊耳夫人,虽是元朝的功臣,但一直被认为是宋朝叛徒,是汉族败类,是红颜祸水,遭到了千古唾骂。郭沫若先生将她与王立并列,比作卖国求荣的“秦桧夫妇”,专门写诗讨伐予以痛斥。

不该骂么?当然应该。可她一无是处吗?却也未必。

七百多年过去了,让我们再远眺那段岁月吧:元军早攻占了临安,恭帝早已经投降,重庆也沦陷了,钓鱼城三年不通王令,早成为实际的孤岛。城中又逢三年干旱,百姓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,面临的是全城人饿死的命运……

是女人与将军的名节重要?还是十万人的身家性命重要?在忽必烈统一大业已经完成的情况下,南宋人如果再继续反抗,是否阻碍了国家的统一?钓鱼城是否已经完成英勇抗争的历史使命?尽管在五百年后的一天,熊耳夫人的塑像屹立起来,在钓鱼城还享受了一段时间的香火。但是否就可



以说“投降有理、抵抗无功”？

非也，历史是不容改变的，因为爱国精神是正义的力量、民族的脊梁，那是让中国人永远不会被压塌的精神支柱。所以，后人评价：“向使无钓鱼城，则无蜀久矣。无蜀，则无江南久矣，宋之宋社，岂待崖山而后之哉！”不能不说，钓鱼城是一种象征：民族正气的象征、革命英雄主义的象征，是华夏人民反侵略的决心与创造力。

历史证明抵抗是正确的！钓鱼城军民的殊死反击，让蒙古侵略军领教到农耕民族的坚强力量，疯狂的掠夺收敛了，野蛮的屠杀遏止了，奴化与放牧政策改变了……如果没有钓鱼城这样的抵抗，元朝不会沿用儒家理学，不会尊重汉民族的精神、更不会对汉民族实行怀柔政策……

历史如走马灯一般变化，先是钓鱼城首功将帅王坚记功碑被菩萨代替，后是熊耳夫人的塑像竖立后又被砸碎，再以后，连菩萨也逃不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。

那就寻找她居住过的地方吧！当年的帅府，现在是一片茂密的庄稼地，玉米正舒展它宽大的叶片，如古代仕女舒展秀美的双臂。皇宫的遗址错落有致，那是钓鱼城军民为了勤王上山建造的。虽然没迎来皇帝，精致的楼台亭阁却不会空着，可能连同熊耳夫人等“战利品”同时被城里的高官们享受了。

现在只剩下八百多年的古桂树尚且绿意婆娑，还有一座精致的水池，旁边一棵老柳迎风而舞。这“蒲柳之姿”莫非附着那女人的阴魂？在山风的吹拂下舞动得有几分别冶。那女人一定来过这里，临池梳妆，惊鸿一瞥，融化了钓鱼城最后一任主帅保家卫国的雄心。

透过“女人是祸水”、“女色倾国倾城”的现象，是否还能看出超越信仰的爱？谁能反证熊耳夫人与王立没有真正的爱情？同根共土的文化更容易产生情感啊。否则，在她韶华已逝后，王立怎能听从她的劝降？而她也是竭尽全力保护了王立性命的。

尽管是和平纳降，但因王立欠下了蒙古将领与汉族叛将太多的血债，元朝的文官武将纷纷主张杀他。李德辉请求忽必烈下旨，才保住了王立一条小命，这能不归功于那个女人吗？也可以说，是她依靠兄长的势力保存了一城军民的性命，同时也保住了鱼城主帅王立的性命。不是爱情的力量让她



竭力保举，王立还能活着并再知合州吗？

她是身世飘零的飞花流矢？她是潜入宋营的军事间谍？她是护民救城的观音菩萨？她是叛民卖国的贼子奸女？都不是，她其实只是个乱世佳人。

即使，她演绎出的美人计成为扑朔迷离的千古绝唱，可也并不是被敌人派出打入宋军的卧底女人，她只是战争的牺牲品。也可能，她委身熊耳是迫不得已，上钓鱼城也是迫不得已，跟从蒙将或者侍奉宋将，都是被人玩弄的宠物。王侯将相的功败垂成与她无关，有关的只是身边的男人。前夫失败了，她流离失所才进了荒僻的山林；后夫胜利了，她才能与之共享安乐。

一个美丽聪明的女人，生活在那样的血腥时代，生存在不同民族迥异的生活习俗中，不独特、不另类、不反叛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
骂她美女蛇的有，称她女英雄的也有，同时背负着生与死的痛苦，同时背负着绝望与希望的企盼，同时背负着赞扬与辱骂的舆论，令我们同情，又让我们无法认同。

我们只能怪这个女人生错了时间——战争无法让女人走开：冰雪聪明，经受不了血雨腥风；弱不胜娇，扛不起山河历史。但红颜柔情，最后还是主宰了自己的命运。

统一天下的战争该不该打？钓鱼城该不该守？至今还在史学界内部争论着。对这个女人来说，其实宋朝天下、元朝天下都没她的位置。可是只要在男人心中有位置，她就倾情以报。历史不是一页页的文字，在密密麻麻的文字背后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是一段段真实可信的事。

美人何能倾覆城？北宋是怎样衰亡的？南宋是怎样被倾覆的？难道就因为一个女人的“政绩”？腐败的政治不能将罪责推卸给一个女人。

罪罪细雨，依然飘洒，那是乱世佳人飘飞千年的泪吗？

李幼谦

2014年2月

代序/ 搜寻那个宋末元初的乱世佳人 / 001

第一章
劫后余生 / 001

第二章
有家难回 / 018

第三章
刺杀未遂 / 035

第四章
射敌报仇 / 052

第五章
夫妻获罪 / 063

第六章
出嫁惊变 / 072

第七章
大汗宠幸 / 082

第八章
立功成亲 / 093

第九章
敌营突变 / 106

第十章
无奈献歌 / 116

第十一章
虎口脱险 / 129

第十二章
圣旨赦罪 / 143

第十三章
喜从天降 / 154

第十四章
奸贼卖国 / 162

第十五章
主仆翻脸 / 175

第十六章
哑女告发 / 184

目 录



第十七章
女人劳军 / 199

第十八章
城破被救 / 208

第十九章
巧遇叛臣 / 218

第二十章
卖身放贼 / 231

第二十一章
丧弟被疑 / 246

第二十二章
休夫回家 / 257

第二十三章
忍辱受屈 / 270

第二十四章
城楼杀夫 / 278

第二十五章
下聘应婚 / 288

第二十六章
孝女设宴 / 305

第二十七章
舍家助夫 / 315

第二十八章
美色惑帅 / 325

第二十九章
城破求援 / 332

第三十章
索尸病愈 / 343

第三十一章
丧女人宫 / 352

第三十二章
抢粮济民 / 362

第三十三章
巧舌劝降 / 370

第三十四章
求医通信 / 382

第三十五章
祈雨突围 / 396



那一夜，真长。除了两个女人，马家寨的好汉们厮杀半宿，终于筋疲力尽，在血泊中酣睡过去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东方开启了一线鱼肚白的天眼，似乎不忍见下界的凄惨，惊恐地眨了一下，又昏黑了，只留下天边一颗孤星，明明灭灭，凄凄迷迷，昏昏暗暗，惨不忍睹般照着马家寨残破的山门。

门洞大开，入口处，泥浆与肉浆混凝，铺出一条血路，又被马蹄戳得坑坑洼洼，一直通向门楼。城楼不宽，被横七竖八的尸体铺满，间或露出半块青石板，却被大雨冲洗得干干净净，只有石头缝里还有残血，血水浸染着杂草，一些淡红的细流慢慢往下涸染。

万籁俱寂，鸟不啼，虫不鸣，连风声也收敛了行迹，只有血腥味——浓郁的血腥味，如屠宰场一样熏人的气味，在破晓的清冽氤氲中弥漫，挥之不去，随着地气的上升令人眩晕，令人窒息，令人心悸……

突然，一个孩子的哭声响起，打破了坟场般的寂静。那是婴儿的啼哭，开始如猫鸣，逐渐由微弱到强劲，拔高为尖利而悲怆的号叫：“哇，哇，哇——”哭声穿云破雾，响彻城楼，响彻山寨，声飘四野，既带来了生机，又加深了恐怖。

这天，是公元1259年（宋开庆元年，元宪宗九年）4月29日。

在死人堆中，马青苗醒来了，全身都被湿漉漉的血污包裹着，黏稠而腥臭，从头摸到脚，没有伤痕，只有下体绷裂似的疼痛。这在哪儿？我在干什么？混沌中挣扎着坐起，她一甩头，听见了婴儿的哭声，震撼着女人天生的母性意识。顺着





哭声摸去，撩起浸在血水中的裙子，捧起胯中肉团，一个小人儿在她手中挣扎。她恍惚了：孩子？我的？是啊，凤儿不是说我怀孩子了吗？不是说我当妈妈了吗？

想到这里，她呼喊起来：“凤儿——凤儿——”

没人应答，只有城楼外一棵大树上的乌鸦被唤醒，哇的一声大叫，从她头上掠过，带起一丝风，激起她身上的鸡皮疙瘩。啊，怀孕的事一直瞒着父亲，怎能让他知道女儿当妈妈了？她赶紧把孩子往胸前抱。

凑近身边，她摸到婴儿的腿间，藕节一般的交接处，一个小小的肉蒂，她惊喜地喊出了声：“儿子？我有儿子了！”

儿子了——儿子了——回应她的，是群山旷野的回音，拖声绵绵，空空荡荡。

“安节，你当父亲了……”她刚喊出口又噤声了，如果父亲知道孩子是谁的，他不把钓鱼城抄了才怪！可是，父亲虽然疼女儿，不是一直遗憾她不是男孩吗？我的肚子争气，这不给他生了一个？！虽隔一辈，也是血脉相承啊，他会高兴的。

“爹爹，你有小外孙了——”青苗的喊声压倒了孩子的啼哭声，终于唤醒了黎明，朦胧天光中，她看见四周躺着的都是尸体。

她忽然清醒了，想起半夜发生的事。

那时，她睡不着，正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肚子越来越大，怎么掩饰？父亲发现怎么办？突然外面响起咚咚的敲门声，只有父亲敢这样来半夜敲门，不得了！她扯起被子盖住身子，对门外喊：“睡觉了，有话明天说！”

是父亲，声音发抖：“青苗，敌人杀来了，快进山洞，千万别出来……”

她不信，也不怕，翻身脸朝里，凤儿一把掀了被子：“你爸的话也不听？”

“怕死你滚洞里去！”青苗又将被子扯过来，“谁要敢杀进来，老子做了他！”

“马寨主从没这样惊慌过，情况一定紧急。”凤儿又劝小姐，“就是你能抵挡敌人，孩子怎么办？”

“死了才好，免得挺个大肚子不敢见人！”

丫鬟比主子懂事：“娃娃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是安节将军的种！”

青苗更生气了，翻身坐起道：“他个鬼东西，把累赘种给我了，他妈的倒快活！”

“他哪晓得你怀孕了。”

“他不晓得你晓得，你就知道让老子装病，叫你去找他，几个月都没找到，没用的奴才！”青苗边说边下了地。



拉开门，一道闪电劈来，炸雷跟着响起，门板摇晃了，跟着大雨倾盆，哗啦啦如天河决口。凤儿顶着大风关上门，推开橱子，拉手一抄，架起小姐两只胳膊，反背着她进了橱柜后的小门。

里面，过去是青苗母亲的佛堂，供桌上有她的牌位，下面是个地洞，洞里是山寨的珍藏。放好橱柜，关了洞门，连风雨声也听不见，两人累了，在一堆绫缎上躺倒。

父亲怎么总不来？青苗肚子渐渐疼了，推凤儿起来，要她出洞看看。青苗等得心里起火星了，凤儿还没回来，她火冒三丈，捂住肚子出了房间。风停了，雨止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院子里漆黑一团，静得只有自己的脚步声。她的心揪成一团，天天在肚子里踢打的孩子，莫非被吓着了，怎么一动不动？

走出院子，心中一沉：城楼上没有一点亮光，火把、灯笼从来彻夜通明的，也被大雨浇灭了吗？即使都追赶敌人去了，也该留人把守啊，老头子糊涂了？！肚子疼痛加剧，她发起小姐脾气来：“人死光了吗？喘气的出来一个！”

一片死寂，只有心跳如鼓。她慌了，顺着城堞摸过去，被人绊倒，跌在地上，孩子像在肚子里翻跟头，掏肝摘心地折腾，她疼得要打滚。强忍着疼痛摸去，是具尸体，没头，尸身胸脯没毛。她再往前爬，在冷冰冰的肉身上爬过，身上湿漉了，沾的是泥水还是鲜血？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觉得冷，彻骨之寒，冻僵了四肢，冷得爬动的力量也没了。可是，要找父亲，她忘了恐惧，忘了疼痛……

终于，摸到一把浓密的大胡子，是父亲的头！硬如岩石，还长在脖子上，她有了希望，喊叫着爸爸，伸手扶他，却见他身子下半截空的！只有一堆软绵绵、烂乎乎的东西。青苗毛发竖立，一股凉气从丹田上升，直冲天灵盖。她不敢哭，怕又一次昏过去，想把父亲的五脏六腑都装进腔子里去，可是肠子滑溜溜的，抓不住，装进去又滑出来……

忙乱中，天渐渐亮了，终于看见死去的父亲：四方的腮帮子，显现出铁的棱角，兜腮胡子根根乍立，簇拥着大张的嘴，是继续喊着杀声，还是在呼唤唯一的女儿？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更可怕——眼球突出，眼白充血，是不是临死还想见青苗一面？他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女儿了，不是他不想见，是女儿不敢见他，是女儿不愿见他。这，都因为怀上了孩子啊！

头脑仿佛炸开，腹部一阵绞痛，眼前金星四射。“爸爸——”她发出撕心裂肺的一声大叫后，昏死过去。

青苗在孩子的哭声中醒来，生的欣喜，死的悲痛，如苦辣酸甜的怪味豆，嚼不



烂、吞不下、吐不出。她抱着孩子，跪在父亲身边哭诉：“爸爸啊，女儿不孝，背着你怀了孩子。莫怪我，你不是总恨没儿子吗？现在有孙子了……将来，我让你给你报仇！孩子小，他的父亲不小了，是钓鱼城里的小将，要不给你报仇，我就劈了他！……”

天越来越亮，她越来越冷，孩子的哭声渐渐弱了，低头一看，小肚子中间拖着根长长的肉带子，下面一团什么皮。她抽出短剑，把脐带割断，连同短剑放地上，解开外裙，裹住孩子。再看父亲，两截身子血肉模糊、双目圆睁，张着大嘴，似乎对她高喊着：“还不快带着娃娃走！”

马青苗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：“爹——”抱着孩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大雨刚过，天已大亮，敌人大胜，都在营房睡觉。

凤儿顺着山脚绕了半圈，爬上山坡，来到新东门，不敢呼喊，捡起石头猛砸铁门。见有值日士兵探头下望，这才喊：“官人——叛军进马家寨了——”

安节正当值，听说马家寨失守，大惊，那可是宋军的前哨啊！跑至垛口往下看，大吃一惊：“马家寨？你们小姐呢？”

凤儿留了个心眼，说：“我是她的丫鬟凤儿，再不去，她两条命都没了！”

怎么她有两条命？安节没来得及细想，擅自做主，召集一队士兵，开了城门，又给凤儿一匹马：“快，带路，去马家寨！”

血腥味越来越浓，顺着血路进门，担心踩着尸体，他们只有下马前进。一道阳光已经射进城洞，正照着石墙上三行赭红发黑的字，每个字比巴掌还大：

“今晨平了马家寨，明日攻克钓鱼城！汪德臣。”

地下，扔着一团沾血的衣服，分明是那家伙蘸着人血写字的“笔”！

“狗日的——”凤儿骂了一声，问安节，“小将军，姓汪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蒙古大汗的先锋元帅，一条狗！”安节咬牙切齿，“他一家都死心塌地为虎作伥，入川占领了大获、水门、运山、青居、大梁……所占之处，都要留下他血写的名字，好向他的主子邀功请赏……”

“小将军，宰了他呀！”凤儿哭叫着说。

“只怕我们来迟了！”安节叹息道，命令手下人驻守寨子，四处搜寻，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。他穿过城门边的死人堆，跟着凤儿上下寻找青苗，最后上了城楼，如登上人类最后的祭台——铺满的尸体像是陈列的牺牲品，身经百战的小将军也没见过如此惨烈的场面。他最关心的人儿却不见了，凤儿也边喊边找：“小姐——小姐——”



“青苗——青苗——”两人漫山遍野地找着。

“这里，这里！”凤儿突然大叫起来。

以为找到青苗了，安节冲过去，看见个被腰斩的大胡子男人：袒露的胸脯下被拦腰砍成两半了，破碎的内脏涌出肉体，又被大雨冲洗得一干二净，白的白，红的红，像一堆杂碎。这个过去专与宋军作对、后来专与蒙军为敌的人，自己尽管没见过，但马寨主名声早已威镇四野。

“他……是青苗爸爸……”凤儿怯怯地说。

出乎意料，安节直直跪下，砰砰磕了三个响头，朗朗地说：“爹，孩儿不孝，来迟了，孩儿定要找到青苗，定要杀死叛军头目，给您老人家报仇！”

要站起时，身子一偏，阳光射到地上，反射出几点星光，是从地上一柄剑的三颗金星射出的，他捡起来，眼睛也闪光了：“青苗的剑！”

凤儿却发现，放剑的地方有弯曲细长的肉带，惊异地叫出来：“娃娃脐带？小姐在这里生孩子了……”

“生谁的孩子？”安节把短剑插进腰间，身子一挺蹦了起来。

凤儿来气了：“谁的？当然是你的！你们俩做好事后，不久她月事就不来了，身子也重了，肚子也大了……”

他有点不信：“就那一次……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要能找到你啊！”凤儿为她的小姐抱屈，“两个月后，蒙古士兵就驻石子山了。离你们钓鱼城只有几里地呀，他们今日攻一字门，明日打奇胜门，不见你们出来，我们也进不了城，气得天天骂鞑子哩。”

是这么回事，安节连连点头，心里更沉重了，迫切要找青苗：“你们寨主……青苗她父亲知道吗？”

凤儿跟着他边走边回答：“哪敢让他知道？小姐只有成天装病，郎中来看病，我都打招呼不准说。你不晓得，当强盗的，睡过多少女人也记不清了，可是，自从抢来石台的苗小姐，寨主就再也不亲近别的女人。因为这女人最漂亮，最文雅，最有学问，而且给他生下了唯一骨血，又聪明又美丽，成了他的掌上明珠……”

安节捡起一张薄被，惊异地回头问：“我岳母是千金小姐？”

“就是嘛。父亲教女儿骑马舞刀，弯弓射箭；小姐出身的母亲教女儿识文断句，吟诗作对。所以，小姐才文武双全，要不你怎么会看上她？”

难怪，青苗既有那么娇艳的容颜和聪慧的天性，又有强健的体魄和刚烈的本性。安节点头，又抄起墙边一床席子，这才往回走：“她，我，我岳父既然疼女儿，



怎么就没给她说明个人家？”

凤儿是被抢来的农家孩子，跟随青苗长大，两人有感情，对寨主的死却无动于衷。她跟着他回到遗体边，见他把薄被铺开，把死者上半身抱进去，又把下半身拼到一处，把那孩子的袍衣也放入，裹起尸身，心想，他真是个仁义之人啊。

于是，凤儿帮着把席子裹在外面，一边说：“唉，小姐什么都能向父亲要，就是不敢向他要男人，他要让女儿守他一辈子吧？一次进城，一个少爷对她说了几句轻薄话，寨主横手一刀，马上给那家伙放了血。一天，山寨一个头目撞了小姐胸部一下，当晚上就没脑袋吃饭了……”

“他，会同意把女儿嫁给钓鱼城里的人吗？”

凤儿想都不想便说：“当然不会！自古以来，官匪誓不两立，打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一起杀敌了，你们还是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”

“你家小姐就不怕……我岳父惩罚？”

“小姐说，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担心你，说不愿意让心上人做刀下鬼。她父亲要晓得，不把你撕吃了不姓马，连累钓鱼城也不得安宁，还有心思打敌人吗？”

“你、你家小姐真这么说的？”

听到他的唏嘘声，凤儿回头，看见安节泪流满面：“小将军，你哭了？”

“我……快快找她去……”

安节叫来士兵，让他们找棺木装了马寨主去埋葬，把其余的尸体集体掩埋，再把山寨一把火烧了。

凤儿忙说：“使不得，烧了我们就没家了。”

“还能回来住？不烧，鞑子就要占领。”安节泪水干了，面孔如石头一般有棱有角。凤儿不敢再多嘴，心想洞里的财产是烧不到的，以后还可以回来再取。他们马上要住到钓鱼城里去，那可是个热闹地方，什么东西没有？一路上，安节掏出短剑端详，又一次想起与青苗相遇的日子。

那天，是执行斩叛将晋国宝的日子，校场上人山人海，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被捆绑成粽子一样，瘫倒在台前。安节是执行官，举着大刀站在台边，主帅王坚宣布：“军民们，我们决战的时刻到了——蒙古的皇帝叫蒙哥大汗，他现在亲自领兵来攻打我们钓鱼城了！大家害怕吗？”

“不怕——”“我们要报仇！”

台下喧哗起来，大家七长八短地叫喊着。谁也忘记不了二十八年前的托雷血洗合州的惨状，而今，他的儿子当了蒙古皇帝，亲自带领人来攻打钓鱼城，此仇不